



宛人百里奚

達富太 张广旭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

内 容 简 介

百里奚是我国春秋时期的著名人物。他出身于楚国宛邑，在苦难中长大成人，为了施展胸中的抱负，他于灾荒年离家出走，先后到过齐国、宋国等，并没有受到重用。后投奔虞国，做了大夫。因虞君贪图玉璧、宝马，不听奚言，误中“假途灭虢”之计，为晋所灭。百里奚成了晋国的俘虏，后被做为陪嫁奴押往秦国。半途逃走，到楚国做了牧马人。后被秦穆公用五张羊皮赎回，拜为左相，人称“五羖大夫”。在秦期间，他勤于政事，精心谋划，爱民如子，为民造福，西征西戎，东伐晋国，屡建功勋，吏民爱戴，死后埋葬在宛城西郊的麒麟岗上。

书中既有贫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又有官场生涯的互相倾轧。既有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又有柔情绵绵的悲欢离合。文字流畅，一气呵成。语言朴实，情节生动，读后可使人得到有益的启示。

人 物 简 介

百里奚——楚国宛人，先为虞国大夫，后官拜秦国左相。

蹇叔——宋国人，百里奚的挚友，官拜秦国右相。

杜华英——百里奚之妻。

孟明视——百里奚之子，官拜秦国元帅。

张玉姣——孟明视之妻。

西乞术——蹇叔之子，官拜秦国元帅。

白乙丙——蹇叔之子，官拜秦国元帅。

秦穆公——秦国的国君。

虞君——虞国的国君。

宫之奇——虞国的大夫。

公子挚——秦国的大夫。

公孙枝——秦国的大夫。

楚成王——楚国的国君。

张景玉——宛人，百里奚年轻时的朋友。

范平——宛人，百里奚年轻时的朋友。

王强——宛人，百里奚年轻时的朋友。

晋献公——晋国的国君。

晋惠公——晋国的国君。

里克——晋国的大夫。

姬春——虞国的大夫。

何梅——姬春之妾。

何林——何梅之兄。

黄大海——宛邑的县尹。

黄来重——黄大海之子。

余松——中条山的山大王。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祸降百里家	(4)
第二章	箭射黄赖虫	(13)
第三章	初尝爱滋味	(19)
第四章	棒打鸳鸯散	(25)
第五章	娶妻杜氏女	(31)
第六章	灾年离家行	(37)
第七章	乞食在齐都	(44)
第八章	宋国遇蹇叔	(50)
第九章	洛阳看斗牛	(55)
第十章	宛邑寻亲人	(61)
第十一章	虞国做大夫	(67)
第十二章	审理疑难案	(73)
第十三章	派人抓何林	(79)
第十四章	钟庄贼被擒	(86)
第十五章	深夜请姬春	(94)
第十六章	匪徒劫要犯	(99)
第十七章	刺客夜入邸	(106)
第十八章	攻破匪山寨	(112)
第十九章	谢绝君主劝	(119)
第二十章	唇亡齿必寒	(126)
第二十一章	晋国占虢国	(132)
第二十二章	国破当奴隶	(139)
第二十三章	陪嫁去秦国	(144)
第二十四章	南海牧马人	(150)

第二十五章	五张羊皮赎	(156)
第二十六章	秦国拜左相	(162)
第二十七章	率兵攻山戎	(169)
第二十八章	平叛擒邱贤	(175)
第二十九章	寻夫到雍城	(182)
第三十章	相府认老妻	(187)
第三十一章	西征破和西	(193)
第三十二章	为子娶佳偶	(200)
第三十三章	韩原擒惠公	(207)
第三十四章	崤山当俘虏	(214)
第三十五章	伐晋获胜利	(221)
第三十六章	病逝在秦国	(226)
尾 声		(232)

引 子

古老的盆地有条河，它的名字叫白水。白水发源于嵩县的攻离山，吮山泉甘甜，汇涓涓小溪，渐成浩荡之势。水出峡谷后，挟历史洪涛，卷千古哀怨，从西向东，从北向南，一个劲地流呀流……

白水流过了蒲山、丰山和预山，穿过瓜里津古渡口，在龙王庙村的村南绕了个大弯，泱泱水势由南北流淌变成了东西倾泻，这一弯却弯出了一个雄踞中原，名扬华夏的楚国新城——宛邑。

宛即“郁郁华国”，早在三皇之世这里就形成了一个部落。土地肥沃，五谷丰登，山清水秀，风姿楚楚。夏商王朝，宛是统治阶级活动的重要区域。西周时期，此处方国林立，申、吕、谢、鄂等纷纷在此立国，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

春秋初期，南方的楚国渐渐强大起来，到文王时，灭掉了吕、申两国，就在碧波荡漾的白水边，建起了这座控制南北交通的重镇要塞——宛邑。

宛邑，在九州的版图上，不过是一块弹丸之地。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却非常重要，既是楚国争霸中原的前哨阵地，又是楚国著名的冶铁基地。既是一座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又是秦、韩、楚三大强国相互争夺的战略要地。

宛邑是个名人辈出的地方，鄂侯为西周初控制南方做出过重大贡献，申伯率兵破镐京导致西周灭亡，申之师在楚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征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白水的浪呀，后浪推前浪。不尽的浪花呀，洁白晶莹。它就象那盆地的风流人物一样层出不穷，领尽风骚。那“哗哗”直响的浪涛声，虽然时大时小、断断续续，但却“字正腔圆”，震荡山川，仿佛向人们叙述那不尽的春秋往事，仿佛在欢迎新的英杰光

临人世。

白水，不愧为哺育众多英雄人物的母亲河。

宛邑，成了培养出类拔萃智谋之士的母亲城。

如今，在白水流淌的宛邑西郊，在岗岭起伏的农家村寨，又即将出现一位名冠古今的英杰人物。

春日的一天，东方天际的几片彤云被朝阳托出地平线，冉冉地在苍穹上浮动。宽阔的白水上雾气弥漫，象甜梦初醒一般，伸展着柔柔的腰肢，使河道变得朦朦胧胧。夜里下了一场小雨，天更加湛蓝，风更加柔和，地更加鲜嫩，连空气也变得更加湿润和清新。

宛邑西郊的高岗上，树木苍翠，花草繁茂，麦苗舒展着长腰，露出了迷人的身姿。成群的麻雀，“叽叽喳喳”，在树林内追逐嬉戏，以欢声笑语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

在岗岭的中间，坐落着一个农家村庄，村名叫南坊郭保。村子不大，只有三百多口人。朝阳初升，袅袅薄烟在天空荡漾之际，南坊郭保已经热闹起来。

孙二伯提着竹篮在村内捡粪，王大婶放出鸡鸭在地上觅食，张大庆牵着耕牛准备去犁地，李狗娃挑着青菜欲往城里去叫卖。

正在这时，村西头的一个农家小院里，突然传出了“哇哇”的婴儿啼哭声。这哭声，声音宏亮，惊动四方，连附近菜地内的一群鸟儿，也惊恐得四散飞去。

“哦，是百里家的媳妇又生了。”

“唉，这年头，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添了人口又要遭多少罪呀！”

人们议论纷纷、说长说短。

但宛邑的民风是淳厚的，一家有事，大家帮忙，这不，男女老少、三三两两地向百里家去贺喜，有的还提去了红糖、挂面等礼品。

此时，百里家的老小，正忙得不可开交，有的烧水，有的做饭，唯有那身材高大、胡须长白、满脸皱纹的婴儿的祖父，人称“白胡子爷爷”的百里通，站在院子里，脸上挂着笑，一会儿往灶房内抱柴禾、提水，一会儿同赶来的人们打招呼，并十分亲切地交谈着。

“白胡子爷爷，婴儿是男是女呀？”

“他李大婶，我家得了个胖孙子。”

“你老真是好福气！”

“哈哈……”

农家小院里不时传出来爽朗的欢声笑语。

百里春，年近三十的汉子，把初生婴儿抱出来让父亲瞧。婴儿身上胖乎乎、脸上红扑扑的，睁眼向爷爷看了一眼，把百里通老汉喜得手舞足蹈起来，他抱着小孙孙轻轻地亲了一下，高兴地说道：“先前是两个丫头，从这起，俺百里家增添男丁了。”

“爹，该给孩子起个名字了。”

“对，对”。

百里老人把家谱拿出来，一本正经地翻着看着，在堂屋内踱了几步，思考一阵，尔后舒展眉结说道：“咱家住的地方靠溪，这孩子就叫百里奚、字井伯吧。”

从此，百里奚就生长在宛邑西郊的这块土地上。

白水欢畅，淙淙南流，为幼小的百里奚送来了美好的祝福。

第一章 祸降百里家

南坊郭保位于伏牛山余脉——紫山南延的一道高岗上。从这里向东远眺，宛邑的城墙高大、巍峨挺拔，屹河耸立于平川之上。白水象条飘带，清楚地展现在眼前。它时而柔软，小舟在河面上轻轻游荡；时而湍急，帆船顺着河水奔流而下。渔翁河边网鱼，农伕担水浇田，幼儿河边嬉戏，村姑撩水浣衣。眼前的风景美如画卷，令人怎么看也看不够、瞧不厌。

百里奚，这位地地道道的宛人，生在宛邑，长在宛邑，看着宛邑的美景，喝着白水的乳汁长大了，这一年他已经十五岁了。

自小，翻阅祖谱和听爷爷讲述，百里家殷商时系贵族，祖上有人当过官，十分荣耀。何以见得？因为在商朝，百姓是对贵族的通称。《诗·小雅·天保》曰：“群黎百姓。”在当时，“民之彻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者，而物赐其姓，以监共官，是为百姓。”“百官族姓也。”在商朝当过贵族、做过官的百姓，随着时间推移和无数次的战争，今日你当天子，明天他当国君，一朝天子一朝臣，家道衰落十数代人，百里奚家从显赫的贵族，逐渐地沦为平民。

百里奚经常听爷爷和父亲讲，商朝灭亡后，其祖先带领家人，先后流浪到晋国、虞国和韩国，过着十分艰辛的生活。大约从其曾祖父的爷爷起，百家从虞国搬到了宛邑。为了摆脱困境，改百姓为复姓百里，从此，百里家世代都成了宛人。

百家的祖先，商朝时做过工正一类的官，西周初还有人当过太士一类的神职官吏。但日月嬗变，花开花落。一旦沦落为贫民，想在翻身成为贵族，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来到宛城后，江河日下，家道衰落，百里家变得贫穷起来。

穷的标志是什么呢？百里奚的曾祖父时，靠给人设馆授徒、当

私塾先生，收入还算可以。他家在城里有三间瓦房，吃的尽管不好，但尚能混个肚子圆。后因其曾祖父患病，请医吃药，欠了一大笔债。债主们不时逼上门来，搞得一家人坐卧不宁。无奈何，曾祖父只得卖掉临街的瓦房，把家搬到宛邑城西的麒麟岗上，盖了三间茅草房，将将就就地苦度光阴。

当时，南坊郭保这一带，由于地处荒岗，土地贫瘠，水源缺乏，庄稼收成不好，因此居民很少。宛邑的东、北、南三面，倒是土地平坦、肥沃，但人员稠密，耕地早被人占有，于是曾祖父才下决心搬到城西。这里离城不远，荒地多，只要勤奋劳作，还是能够养家糊口的。

从百里奚的祖父到父亲，不断开荒，勤奋劳作，倒是开垦出十几亩薄田。种什么呢？粮食作物种了粟（谷子）、菽（大豆）、麦及高粱，蔬菜主要是种植“五菜”，即：葵、藿、蕤、葱、韭。粮食用于糊口，蔬菜则挑到宛城去卖。地处近郊有这样的优势，粮食和蔬菜尽管收入不多，但一家人尚能勉强地维持生活。

百里家过去是书香门第，世代做学问的人很多。自从来到宛邑后，沦为贫民，把原来的积蓄全部花光，家中的日子越过越艰难。又没有其它门路，不得已才改为种田。但从一个私塾先生到庄稼汉，毕竟还有一段距离。虽然是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可真要干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开垦荒地，其祖父把手磨得鲜血直流，庄稼的收成也不如邻居家的多。但总算有了收获，稀的、稠的，还能使一家人填饱肚子。特别是其父百里春。不仅学会了农活和种蔬菜，而且学会了打猎和捕鱼。说实话，从百里奚出生到现在，他所吃的腥荤，多半是父亲所打的野味。

最近几年，老天爷总是跟人过不去，天不是旱就是涝。旱起来，数月不下雨，庄稼苗干枯死了，下茬的农作物种不上。一个时期，岗上的水井全涸了，村民们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到岗下的村庄找水吃。那年，百里奚十三岁，一天他挑着满满两桶水走到岗坡间，突然被一块石头绊住脚，“扑通”，摔了一跤，水倒了个干干净净，气得百里奚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哭归哭，水还是要挑的，因为全家人急等着用。无奈何，百里奚往返三、四里路，到岗下重新挑了担水回家。旱灾过去了，水灾不久来临，连阴雨接连不断地下，沟坑内的水满了，十二里河、孟阳河中的水满了，变成了混沌颜色，打着漩儿向下游流去。远处的白水，翻着浪涛，喘着粗气，滚滚向南直泻。按道理讲，百里奚家所住的岗上，是不怕水淹的。可雨下的不是时候，正当小麦养花之际，雨一多，把麦穗沤坏了，造成了严重减产。秋季又是大涝，粮食所剩无几，可把百里奚一家给苦坏了，一冬一春，没有吃的，挖野菜、剥树皮，有时甚至捉田鼠熬汤喝。春节期间，父亲到亲戚家借来三升高粱面，全家人吃上了高粱面窝窝头，把百里奚高兴得又是蹦又是跳，别提有多么惬意！

玉不琢，则南山之圆石。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百里通最重视的则是孙子的读书学习。家藏的竹简，借来的简，都认真地教百里奚习读。农家小院内，经常传出百里奚朗朗的读书声。对于甲骨文，他也研究了不少。

然而，最吸引百里奚的书则是那些治国之道和行军打仗的智谋之书，他认真研究治大国者若烹小鲜，胜主立国与开疆拓土，王道圣功和霸道伟业，鉴戒识大道，古往兴废中等精辟论述，丰富了自己的见解和视野。百里通见人就夸奖说：“我的这个孙子，年纪不大，志向不小，说不定今后会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材！”

百里奚姐弟三人，大姐百里蓉，嫁给宛城一个穷读书人赵哲为妻，如今已生下一子一女。二姐百里慧，今年十七岁，一表人才，貌相美丽，只见她：

眉似远山，眼如秋水，面庞象桃花一样娇艳。不胖不瘦，不高不矮，长得恰到好处。那亭亭玉立的身姿，和凌波仙子一样妩

媚。她身穿粗布衣裙，头戴时鲜野花，一颦一笑，有种勾人魂魄的魅力。

在家中，百里慧十分孝敬老人，疼爱小弟。好吃的、好穿的，都让给百里奚。不仅爷爷夸、爹娘夸，就是邻居也夸她是一个心灵手巧和娴淑的好姑娘。

这天，百里慧到村西的岗上去采桑叶，顺便摘到许多桑果，放到嘴里一嚼，嗨，又酸又甜，可好吃了。她心中想到，把这些桑果带回家，弟弟见到了一定会高兴的。于是，她提上竹篮，哼着小调，向家中走去。

此时，橘红色的云彩静悄悄地在西天美妙地铺架开来，间有几朵暗淡的云朵轻附在灿烂的色彩表面，轻轻游荡，非但未使红霞变得黯然无色，相反却别有一番韵致。过了一会儿，黑云渐渐扩散，形成了掩盖红霞之势。

当百里慧行至村西的一条叉路口时，突然从西边急驰过来八匹高头大马，走在前面的是位身穿华丽的阔少爷。但见他，二十八、九岁的样子，尖脑袋，长驴脸，塌鼻子，黄包牙裸露在外，三角眼一吊，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家伙走到百里慧跟前，用眼一瞥，停下马来，贪婪的目光落在她丰满的胸脯上扫来扫去，嘴角流露出一丝奸笑。

“咦，这是谁家的小妮子，长得这样漂亮！”

看到公子的模样，有个叫王二狗的仆人急忙近前问道：

“少爷，你是不是相中了这个小娘子？”

“是呀，上前去说说，嫁给本少爷当五房小妾，看她愿不愿意？”

“是，少爷。”

王二狗呲牙咧嘴，上前拦着百里慧说道：

“小娘子慢行。”

“干嘛要拦住我的去路？”

“我家少爷黄来重，乃宛邑令尹的公子，他看上了你，想让你

去当五姨太，跟着他有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不知小娘子意下如何？”

“俺一个农家女子，实在不敢高攀！”

说罢，百里慧头也不回，就要赶回家去。

“站住，你到底同意不同意？”

“休得再纠缠你姑奶奶，若不然我就要喊人了。”

“嗨嗨，还是个刺头呢，你也没打听打听，在宛邑的地面上，我家少爷怕着谁来！”

“二狗。”

“在。”

“她要是不同意，你们就把她给我抢回衙中。”

“遵命。”

另外六名打手也跳下马来，团团围住了百里慧，王二狗则上前去用手拉扯。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群畜牲！”

不管百里慧怎样哭骂呼唤，她一个弱女子，是怎样也逃脱不了一群虎狼的手心。打手们把百里慧的双手反绑，嘴里塞上烂布，往马背上一放，点头哈腰地问黄来重：

“少爷，咱们回衙吧？”

“好，少爷今日要再度成亲。”

“哈哈哈哈哈……”

旷野里传出了一阵淫邪的笑声。

人，被带走了。桑果，撒落了一地，向坡下慢慢地滚动。桑叶，落在地上，阵风吹来，向远处飘动而去。

一个叫张永川的庄稼人，眼观了刚才发生的惨景。待黄来重等人走远后，他从路旁的树林中出来，刚快去百里通家报信。

“白胡子爷爷，你家惠姑娘被黄来重抓走了。”

“什么，黄来重，是那个被人称为‘黄赖虫’的衙内吗？”

“正是这个赖孙。”

“唉，这可怎么办才好？”

“我的女儿呀……。”

骤听此消息，百里家的人都吓懵了。母亲刘氏一听说女儿被抢走，吓得当场昏了过去，经抢救才苏醒过来。百里通、百里春万分恼怒，和七、八个邻居商量一番，决定前去宛邑衙门说理要人。

屋外，风越刮越大，天越来越暗。空旷的田野除了狂风呼叫，卷起的沙尘直向人们的脸上、眼中扑来外，路上已很少能见到行人。

望着阴沉沉的、渐渐黑暗的天，想着慧儿不知是死是活，百里通、百里春的心中像坠了石块一样沉重。

宛邑的衙门内，黄来重兴高采烈，很容易又把一个绝色女子弄到手，他心中象喝了蜜一般的甜。只喝了一碗稀饭，他心猿意马难以按下，急急到厢房里来会娇娘。

“乖乖，黄少爷来会你了，从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黄来重推开房门，里面悄无声息。他点上灯一看，顿时猛吃一惊、魂飞魄散，百里慧躺在墙角边，头上血肉模糊，地上血迹斑斑。看来，她已经撞墙而亡。

原来，百里慧是一个刚烈的女子。她被劫持到衙门，就知道事情不妙。黄赖虫是个淫棍、无赖，落到他的手中，绝对没有好下场。个人受辱事小，败坏百里家名声是大。百里慧想起了爷爷和父母，想起了可爱的小弟弟，她留恋人生，但更恨人间的害人虫！待一会儿这个恶魔就会来到房中施暴，一想到黄来重那可憎的模样，百里慧感到一阵阵的恶心。逃走吧，手被反绑，大门紧锁，根本不可能。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哭天没人答，入地无人应。她思忖再三，於其含辱在世，倒不如清白死去，不使那禽兽的图谋得逞！于是，她咬了咬牙，一头向墙上撞去，结束了

自己年轻的生命。

黄来重看到百里慧死去，既觉得非常可惜，又无可奈何。他摇了摇头，长叹几声，唤家人来把尸体抬出屋去。

正在这时，百里通、百里春带人找到了衙门。

黄来重怕父亲过问此事，急忙把事情真象告诉了其父黄大海。

黄大海是个贪官酷吏，依仗祖父是楚国的上大夫，他讨了这样一个肥差，来到军事重镇宛邑来当县尹。

黄大海来宛邑后，贪污受贿，欺诈骗百姓，无恶不作，横行不法。因为他断案不公，恣意妄为，造成了二十多起冤案、错案，三十多人死于非命，所以，人们背地里都叫他“黄大害”。黄大害加上黄赖虫，可把宛邑的百姓们给害苦了！人们有冤没处申，有气没处诉，怨气在聚集着、膨胀着，等待着有朝一日的爆发。

黄大海在衙内坐定，把百里通等人唤进大堂，当得知来人就是死者百里慧的亲属时，他狞笑一声，若无其事地问道：

“你们是来找百里慧的吗？”

“是的，老爷。”

“告诉你们，她有事想不开，自己撞墙死了。”

“啊！”

百里通、百里春犹如五雷击顶，差一点昏过去。

“县尹老爷，我孙女是如何死的？”

“衙役们，把死尸抬上来让他们看看！”

百里慧的尸体被抬到了大堂。

百里通、百里春扑上前去看，见慧儿头破血流，面目铁青，虽然身上尚有余温，但人已死去片刻，他们悲痛欲绝，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慧儿，你死得好惨呀！”

“慧儿，你怎么就这样离爹娘而去呀！”

随行的人都非常悲愤，纷纷议论：“应问问老爷，慧儿下午还

在采桑叶，被抢到衙门中，尚不到一个时辰，是不是黄来重把她逼死了？”

“一派胡言，百里慧死与我儿根本无关！”

“有人看见，黄衙内在郊外调戏我的孙女，把她抢到了衙门内，不是他逼死的又是何人？”

“老东西，不要血口喷人！”

“狗官，你赔我的孙女！”

“你咆哮公堂！”

“你逼死民女，天理难容！”

“衙役们，把尸体扔出去，把这伙人给我轰出衙门！”

“遵命。”

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走上来，连推带打，把众人往外撵。百里通老汉的腿脚不方便，身上竟重重地挨了十几棍，他踉跄走出衙门，“哇”地吐出几口鲜血，摔倒在了地上。

“爹、爹，你不要紧吧？”

“儿呀，狗官在宛邑一手遮天，咱无处讲理，把慧儿抬回家安葬，再从长计议吧。”

“是，爹爹。”

大女儿百里蓉和女婿赵哲闻讯赶来，也是悲愤万分，无奈找车把百里慧的尸体及爷爷拉回了家中。

祸从天降，阴风四起，苍天闭眼，乌鸦号叫，就是那不远处的白水，也发出了愤愤不平的怒吼。

“慧儿，娘的心肝，你死得好惨呀？”

百里春的妻子见到女儿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

百里通由于伤痛钻心，气愤交加，回家后吐血不止。百里春顾不上和父亲商议女儿事情，忙找人去请郎中来为父亲治病。郎中还没赶来，老人已经不行了，他手指了指站在床前的百里春，老泪纵横，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儿呀，要牢记这血海深仇，为咱百里家报仇！”

说完，百里通含恨离开了人世。

百里奚这天到鱼池村舅舅走亲戚，连夜闻讯赶回来，看到爷爷和姐姐含冤惨死，他眼中流泪，心中滴血，攥紧拳头说道：“爷爷、姐姐，不为你报仇，我誓不为人！”

百里一家怀着血海深仇，把百里通和百里慧草草入殡。

村西头的高岗下，一夜之间多了两个新坟。

跪在新坟前，悲和恨，思和念，压在心底的话，怀念亲人的情，霎时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冲出胸膛，冲出喉咙，从口中喷发而出：“天哪，这算一个什么世道！亲人呐，你们死得好冤啊！”

十五岁的百里奚撕心裂肺地哭喊，在空旷的原野间回荡。

只哭得天上风云起，

只哭得林中鸟不鸣。

只哭得太阳闭了眼，

只哭得野草放悲声！